唐宋四家詩帖

381
13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二十四

寢一　遊俠二
故舊三　恤孤四
戲謔五　笑六
喜七　怒八
拜揖九　行步十
趨十一　灑埽十二

寢一

白乃寢乃興　乃安斯寢　北堂安寢北堂上　晝寢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　終夜不寢吾嘗

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所贈以贈岡山田一郎君獻賞
明治　年　月　日購求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寢不言論語 寢不尸尸伸手足如死人 安身傳夜以安身 夙興夜寢孝經 聖人之責宰予 弟子之嘲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荅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寤與孔子譚寐與周公議師若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寢無伏伏覆也禮 東首禮君首東首生氣 寢衣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語 寢無尚寢無覺詩云憂而欲寐 假寐趙道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曰不忘恭寐 敬民之主也 明發不寐詩 目烱烱而不寐 酣卧李大亮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韋綬爲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 神相趙昶巢之圍昶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犀曙決戰士爭奮死 垂頭陽睡五代劉延朗初延朗與房嵩並掌機密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 睡王述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五代史 睡不省四夷附録 欹眠欹眠聽詩韓愈新石鼎詩序 閑詠松風眠時遊敬亭上閑詠松風眠李白贈宣城太守 北窻常晝眠崔令學陶令北窻常晝眠贈崔秋浦 腹搖鼻息曉鼓一發車馳馬奔子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鳴蜩噪道爲王世充所執道日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李玄 寢甚安李玄 龜息袁天綱又相李嶠曰睡則息從耳出名龜息後必貴 熒照孤寢李白擣衣篇 尸寢驚弊裘杜甫晦日尋崔 吊慶參請多亦廢闕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句俯仰進趨隨意所在杜牧書 吊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

游俠

意氣 史記意氣高作威於世謂游俠 **惡少** 漢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以戍遼東 **英儁之域** 西京賦 **游俠之場** **結客少** 年場 **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 **殺吏執仇** 漢書長安奸猾浸多少年殺吏受財執仇相與操兵爲彈得亦兵者薄暮塵起剽劫死傷橫道及尹賞爲長安令乃穿地深數丈名爲虎穴捕羣盜內穴中數日視其屍相枕藉而死 **幽并之俠** 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張趙之倫** 並俠客也文選 **劇孟之俠** 漢書劇孟洛陽人以任俠知名 **季布之諾** 漢書季布任俠立然諾之信氣蓋關中 **俠客** 少年 **連交** 合衆 **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四公子也文選 **結儔** 附黨 **五陵之俠** **豪俠** 豪右 **感分遺身** 七啓曰雄俊之從交黨結倫輕生重義感分遺身游俠之徒 **求名** 殺吏 **賈勇** 報讎 **然諾** 則黃金不易 **失意** 則白刃相讎 **燕市** 荊軻飲燕市 **夷門** 侯嬴夷門抱關 **操丸之俠** 剸刀人 **離杯酒間** 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背公死黨** 謂六國時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漢興未及匡正游俠不軌然猶言必信行必果 **知禁反正** 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曷由知禁而反正 **四豪** 六國之罪人謂孟嘗等四公子 **殺身亡宗** 郭解之倫四夫之細竊生殺之權覬其溫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並游俠傳序 **藏活豪士** 魯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陰脫季布於危及布貴終不見 **劇孟** 周亞夫至河南得劇孟曰七國舉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母死送車十乘而家無十金之產 **郭解** 字翁伯靜悍陰賊少藏亡命作奸剽攻劫

鑄錢掘冢年長乃改節以德報怨姊子爲人所殺賊窘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遂不罪其賊以此時人皆義之解出入人皆避然恭節未嘗乘車入縣庭解兄子斷揚掾頭公孫弘曰解以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罪尤甚遂族解

氣蓋關中 季布心長事袁紹弟畜灌夫氣蓋關中少年任俠者盍關中少年任俠者窘其名以行者衆也

不以親爲解 袁盎家居劇孟嘗通盎盎厚待之人謂盎曰孟薄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急人之急造其門不以親爲解

橫潁川灌夫交通無昆 豪俠橫潁川潁川之人寧潁川濁灌氏族

推埋王温舒少時 推埋爲奸

借客報讎 朱雲字游少通輕俠借客報讎

馳騖閭閻權行州里 力折公侯

柳市 萬章字子夏居長安柳市

以俠聞 盧祖尚家饒財好施以俠聞

爲俠行 劉文少放肆爲俠行

以伉俠相矜 甄濟家衛州宗爲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

胡証 晉公裴度未顯時羸眼

欲爲武士所害証出入坐客上引觥三酹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擿其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六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狹

縱蒲酒長安市 哥舒翰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蒲酒長安市

任俠使氣 郭元振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

通於宮禁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通於宮禁出南部新書

擊劒爲任俠 李白喜縱橫術擊劒爲任俠輕財好施

喜俠節 竇建德喜俠節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俠少萃號風流藪澤天寶遺事

閑過信陵飲 李白俠客行閑過信陵飲脫劒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籌勸侯嬴三盃吐然諾五岳到爲輕

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 贊皇公豪俠論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

節義爲本義非俠俠不立鋤麑不賊孟宣承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

真俠

基不忍志寧斯爲真俠矣

弄閣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棺寺因商人設無遮會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髮履膜皮猿桂鳥跩跩捷若神鬼復建罌水於結肩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無不毛寒

珠衣仗劒 張訓者吳丞祖之將丞其溜焉覩者無州給諸將鎧甲訓所得至弊怒校也丞祖在宣州給諸將馬訓所得亦駑馬弱妻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苟知形於色其妻謂之必不爾明日吳公問所由張以告公命易之後吳移廣陵常賜賜諸將馬訓所得亦駑馬弱妻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吳曰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夕夢一婦人珠衣衣真仗劒告予所賜張訓甲甚弊當遂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朱衣人告訓所得非良馬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開未嘗見之一日妻出竊啓之果見劒一口珠衣一襲後乃知劒俠也

紅線 甘澤謠潞帥薛嵩有歌妓曰紅線嵩至德之後兩河未寧日承嗣有四州欲併潞州募武勇超絕三千人號外宅男嵩聞以爲憂每出出獨語紅線因侍問之嵩具告紅線曰此易耳妾願一到彼觀其形勢初夜首奩三更可還出戶忽不見未曉果復至取承嗣寢所金合夾嵩即遣使持送合遺承嗣書曰有客從彼來云自元帥頭邊得此金合承嗣大懼散外宅男河北遂寧

飛劒刺木 江南野史馬應昌善劒技初守吉州因休沐賓佐宴酣指梁棟間有竅者能於十數步外利飛劒刺之無不中者乃笑謂人曰吾長以儒術爲事斯則少年之技於今亦無所試矣因引滿盡歡

意氣素霓生 李白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珠袍曳錦帶七首挿吳鴻由來萬夫六勇挾此英雄風李白少年場行

少年學劒術凌鑠白猿翁

王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 李白詩

所從皆博徒大俠 隱太子建成資簡弛慢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

故舊三〇舉舊罰舊具本門中

【白】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弃故舊無大過不相弃遺求舊人惟求舊半面之故敬故周禮太宰以八統御萬人二曰敬故故謂不慢舊久要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原仲季友傳曰仲季友如陳葬原之舊也恤養故人漢婁護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呂嫗同食及護居妻子頗厭護流涕責曰呂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孔】隆于故舊李晟篤分義隆于故舊宿昔之好言時多引貴臣共捐文靜詠曰云云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契分愈密裴寂歷晉陽宮副監唐公雅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引入卧內語平生丘和靖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興引入卧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接故舊如布衣

時劉仁執雖貴顯自矜生平故踞接故舊如布衣時雖羇賤必均禮岑文本人雖羇賤必均禮敦愛故舊薛季昶敦愛故舊布衣定交太宗皇后長孫氏兄無忌於帝本布衣定交以佐命元功出入卧內雖庸下與携手韋表微篤故舊雖庸下與携手雅故郎餘慶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方璧譖敬敷死獄中欺故因舊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秋草日上堦故人不過門秋草日上堦李白舊不足倚柳宗元六逆論符氏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盲宰相裴垍作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垍資給優厚從容欽仰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於公者得之垍則必不可孔平仲續世說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

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杜甫寄岑嘉州

恤孤 四

自託孤可以託六尺之孤 託妻子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常於太學見暉重之接以友道肥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暉候視賑贍之 崔琰魏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死子 兄子毛玠居位布衣蔬食撫兄孤子 琰撫其孤遺恩若已子 凌統吳凌統爲將軍有功卒二子幼孫權甚篤厚 山公撫嵇紹嵇康臨刑謂子紹曰山公尚在群臣常召統子出中教讀書十日一乘鞍馬會示之曰吾家虎子 分屋居張裔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死汝不孤矣 分食邑魏曹眞子孤遺未成人裔迎與分屋居事恭母恭子長爲娶置產業使立門戶經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至甚也 分食邑舟少與宗人曹尊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三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遵六子詔褒美人分邑封二人子爲關內侯食邑百戶 字人之孤 王成匿李燮恤孤上恤孤則人不倍 養幼少存諸孤孔教撫孤姪王昶教撫孤姪雖其子不倍過也 撫安薛收卒秦王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 撫幼弟孤兄子宇文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 柳仲郢李德裕無祿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孤絢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絢從之 親交無後者爲嫁遣孤女韓愈凡內外親若交支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恤其家 撫其孤至婚嫁成立錢徽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 拯孤恤窮李邕孔璋曰邕所能者拯孤恤窮 嫁其孤女鄧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 二女爲託韓充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

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元没爲嫁二女周其家**視恤其孤**孟簡尚節義與之交者雖疫視恤其孤不少衰**經贍其家**蕭存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皆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撫其二子**李晟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願以桂兒爲念**鄭畋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送於郊自以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待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畋後官至將相鎖言**嫁故人孤女數十人**嚴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

戲謔五○狎侮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謔浪笑敖**中心是悼**伊其相謔**推士與汝戲譚**玩人**喪德**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前言戲之爾謂割雞焉用牛刀之言**好弄**傳與吾弱不好弄戲也**暴謔**文選鄱陽暴謔中酒而作何晏口鄱陽惡戲難與爲曹**不常矜莊**鄭玄詩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常矜莊故有戲謔之耳**子雲之解客嘲　孟堅之荅賓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言偃絃歌**仲尼發割雞之戲**鍾馬有利錐之戲士龍有白雉之嘲**陸雲與荀鶴語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天子無戲言**周公謂成王云**不敢戲言**成王没齒**受侮之旁狎**禮不旁狎旁彊妄也狎侮玩也**戲色**禮曰不戲色**靳之**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因也吾不敬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注戲也戲而相狎曰靳也**狗門**晏子短小

使於楚楚人爲小門延晏子晏子對曰使狗國者從狗門而入臣使楚不當從狗門而入

縛盜 又縛盜置晏子之前楚王謂晏子曰齊國人也善盜乎晏子曰臣聞橘生江南北則爲枳棘葉徒似而味不同水土異也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爲盜得無水土爲盜耶

諸葛子瑜 吳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即請筆益兩字曰之驢人伏其敏權即以驢賜恪

白頭翁 吳諸葛恪侍權殿前坐有白頭烏集恪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恪戲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覔白頭母恪曰鳥有鸎母請覔鸎父相弄謔如此有司俱不罪張昭有悟於聽聞

好狎納侮 不好狎無啓寵納侮書

行前後 晉孫綽興公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潞涿君 劉章有從事張裕昔涿縣多毛姓東南西北諸毛繞涿郡裕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涿郡令去官還家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潞涿君先主無鬚故有此荅

以先祖相譏 賈充嘗宴朝士庾純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前今何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求後純之先曾爲伍伯者充之先爲市閭者故此相譏

侮予 或敢侮予

名長意短 蘇世長帝大笑朝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問官立所來 張玄素始玄素與令史太宗嘗問玄素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蘄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徙步顏外又問何爲尉時曰流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惟楊再思張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穀綴巾上反披紫

面似高麗

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也

仰天相地 姜師度喜渠漕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朝所嗜也

好諧易 陸長原好諧易無威儀

點頭更擬 蘇晉傳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爲侮己出晉汝州

侵侮 韓偓侍宴朱全忠崔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渥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薄己倖然出有諧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

侮笑自如 許敬宗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

李程不脩儀檢滑稽好戲 舊史李程不脩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

頻伸諧戲 劉晏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

詔學士嘲之 武平一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

譽兒癖 王勃傳其後助劫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輿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死而後語 五代馬胤孫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

錦衾爛兮 五代史康福世本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福嘗有疾卧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兎園冊 劉岳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斥數反顧問何爲岳曰遺下乃兎園冊爾兎園冊者鄉校里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世修降表 李昊初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故岳舉以誚道也昊草降表至孟昶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謂麗景門爲例竟 來俊臣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王弘義戲謂麗

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

胡頭應祝 楊元琰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髭似胡云

非所望於蕭傳 蕭至忠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蕕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

火迫鄧侯 朱泚初源休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二人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也矣即收圖籍貯府庫何子當曹參可侯者人皆笑謂火迫鄧

宰相檐子入門 五代盧程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始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坐有姓閻人 同上史洪肇他日會飲王章酒酣爲手勢令洪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洪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洪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

確確無餘事 曹確揚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者確確無餘事金鈔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南部新書

裴筠婚蕭楚女 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嘲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詩話

目連變 摭言張祐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樂天乎爲問頭詩答曰公之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俱不見此即目連變也

白着 租庸使元載重斂州縣視其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着言其厚斂無名其所着者皆公然明白無嫌避渤海高雲有白着歌云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民多白着詩話

飯甕熱 張林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崔公曰何以久不見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邪北夢鎖言

旣懷厚朴之才 紀異錄盧端揆質文筆俊健性好翫又爲莊宗管記會鑒學博士所司請藁公立草之筆不暫輟末句云旣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又爲啓齒

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

痍 同上韋莊爲西川管記時王建聚兵甚衆供費尤多會有一縣建以用兵岐隴徵督無常乃復用之公乃爲建草牒詞云正當彫瘵之秋好安彫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由是因之爲口實

錯認顏標作魯公 詩話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烈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巍科既而詢其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子朝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紫袍二主事 楊國忠明年大選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趍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

尉入臺多而縣辦否 竇懷正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荅曰佳吏在俛俾去故辦聞者皆笑

與揔管戲 五代霍彥威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號卿功也彥威等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與揔管戲爾卿無異也

噱 蘇世長歷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玄齡等十八人皆蒙圖畫褚亮贊之曰軍咨諏噱超然辨悟舊史

豺咬殺魚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御史臺記

侮玩之目 顏抗性恢諧柳渾李泌與之浮白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佐郎抗不樂求歸於吳班列郡官皆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泌卒抗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劾貶饒州司戶孔平仲續世說

笑 六

白爰笑 爰語載笑載言**咥其笑矣** **巧笑倩兮** 鸞

然而哈莞爾而笑夫子何哂　掩口而笑　笑不至
矧父母有疾矧齒本也謔浪笑敖　一笑千金　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公叔文子胡盧宜笑既含聊亏注宜笑齒白也楚詞
先笑而後號咷頭没杯案魏太祖與人譚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於
頭没杯案中觴膳霑汚於巾幘也笑疾陸機見張華華令雲來機曰雲有笑疾及雲至
見張華華以錦囊盛髮雲見大笑不止又著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必
笑傳曰弱人必笑哂之夫子哂之言笑晏晏言笑晏晏詩啞啞笑言啞啞易嘻嘻婦子嘻嘻終吝易
笑爲樂號莊王鳳遇官屬尤嬖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笑
殺天下鄭綮同平章事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奏

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笑中刀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禍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笑者不可
測也魚朝恩會釋菜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載銜之引郭子儀自誚王松晉出帝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勑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笑而不怒五代李茂貞居岐常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持頤
而笑柳宗元陪崔使君遊南池序左右皆大笑五代鄭珏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爲珏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卿

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叨入相之資同上李鱗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純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孤笑發孤笑於羣憂韓愈別知賦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此日足可惜諧笑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笑言溢口前隨杜尹拜表廻笑言溢口何歡哈垂手笑龍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李白古風自笑何驅驅贈張相鎬私唁且笑劉禹錫連州壁記嬉怡微笑李義府本傳笑而不荅李守素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酬對至比則笑而不荅虞西南歎曰肉譜足可

喜 七

式宴以喜詩無喜色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喜形於色睢盱小人喜悅之皃楚殺子玉晉侯喜奉慕其名候之會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入喜見顏色奉心賤之不知其爲親也孔子可知也受官喜毛義家貧養老親張攝相史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怪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一則以喜謂孝子見親年老而猶克壯也喜生於風則衰矜而勿喜孔喜見顏閒太宗皇后長孫氏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閒王珪僕妾亦不見喜愠喜甚與家人樂飲劉元濟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喜津津出眉宇間李林甫對親欣欣郭震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陸贄狀山南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喜於奬善李栖筠楊家三

喜 楊敬之爲國子祭酒遷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 喜氣排寒冬 韓愈贈張籍 皆洒然喜 隱太子傳帝謂秦王曰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王之建成等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洒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 信容得色舞于眉端 劉禹錫呂溫集序得一善輒時衡擊節信容得色舞于眉端 神躍色揚 司空圖評詩書

怒 八

白將子無怒 憑怒 逢彼之怒 君子如怒 王赫斯怒 愠見子路 無愠色 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忿思難 君子九思 一朝之忿 忘其身 顏回不遷怒 忿懥 懥怒 忿疾 于頑 宜無悔怒 懲忿窒慾 易損卦言可塡之美莫大於忿 慾 內釁于中國 釁音被不辭而怒曰釁 衆怒不可犯 難犯傳 衆怒如水火 擱然 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注擱勁怒皃 含怒 不怒而威 神 有怒 鼃俛同心不宜有怒 譴怒 敬天之怒 逢天憚怒 憚厚也 武怒 奮其武怒 室於怒市於色 忿室家作色於市人 色勃 髮衝冠 蘭相如怒髮上衝冠 奮鬚抵几 朱博齊吏怒 忿擊伏屍百萬流血千里 天子之怒也秦王謂唐雎雎云王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免冠徒跣以頴投也雎曰不然必伏屍二人血流三步 怒生於兩 傳 王奮厥武 如震如怒闞如虓虎詩 犯 不塞衆人之怒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貽蕭俛曰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 怪怒娼疾 又曰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娼疾可得乎 怒折匕筯 廣德公主與帝

食怒折匕筯帝曰此可爲士人妻乎更許于琮尚主

市怒 劉武周太宗王仁恭令揔虞候直閤下宣言于衆曰今歲飢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不卹豈憂百姓意平以市怒其軍皆憤怨

恚見顏間 楊漢公鄭裔綽曰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弘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

天怒 吳武陵遺二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邪

恚憤 張介然守陳留初有詔講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

左右辟易 陳京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字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相怒時 魏元忠見相門

怒則以力而相并 唐蕃盟表王鐸詩楊收皆薛逢同年進士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王鐸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毛輕鐸又舊史

裙韈於硯 鄭畋遷門下侍郎高駢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畋盧攜入議之畋以國威靈不可相褻嫚攜怒拂衣去裙韈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俱罷

袂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贓汚事發說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今年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就宴中書省與相會嘉貞恨說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等共和續世說

攘

白九拜 拜有九拜儀周禮

揖 九取儀禮門事用禮

肅拜 手容恭禮吉

拜凶拜非三年喪以吉拜凡男拜尚左手左陽女尚右手右陰八十者拜君命一坐再至畧禮再至至地九十者君使人受不使拜也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低頭而已凶事則手拜手至地也大夫稽首再拜君荅拜之禮無不荅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傳王使宰孔賜齊桓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拜下禮也鍾離意受賜不拜頒賜賵物贈子以拜王丹謂陳遵介者不拜品秩殊等拜揖吉凶異道拜揖殊宜異義位既殊於品列拜則異其節文不拜揖客元禮漢汲黯或說黯黯不可以元禮人拜之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汲不重耶黯字長孺見將軍以元禮人黯見田蚡又未嘗拜揖揖三公後漢趙元叔爲計吏到京師是時司徒素逢受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能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異之命讓之曰小郡吏揖三公何也責稽首傳齊人責稽首注往年齊侯爲公稽首公不荅故揖丞相漢書邳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倨貴而都揖丞相也頹乎頎乎禮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朞如殷可也大夫之臣不稽首以避君也不面拜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已也揖官屬漢盖寬饒次公左遷衛司馬先是左部見衛尉拜謂寬饒親事按舊令遂揖官屬已下衛者候司馬不拜自此正焉雅拜何武舉方正一人舉者召見行禮盤辟雅拜有司劾舉武不當率軍禮以長揖西征賦說亞夫教拜朱博子元爲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曰貢遂書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舒遲見上注

參軍晉孫楚字子荆爲著作郎參石苞驃騎將軍事負其才氣頗侮異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事因此嫌隙遂搆苞奏楚與吳詔毀朝政楚亦抗表自理一拜一起吳主謂蜀伊籍曰君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特揖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禮記揖人必違其位環拜以鍾鼓爲節環謂短拜三肅使者郤至對楚子以軍事不敢拜故三肅使者拜細吾子捨其大而拜其細尚能拜起黃霸不去老聾吏曰尚能拜起雖齊桓受胙恐貽天子之羞而亞夫建營實禀將軍之令耋老加恩齊侯辭一級之賜介冑難犯郤生成三肅之儀馬援受梁松拜援歸梁松候之拜床下援不荅曰我松父友雖貴不可失叙松恨之常林不止晉宣王晉宣王以常林鄉邑之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曰司馬公貴至公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貴賤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言者踧踖而退王祥不拜晉王具職官三公門注責桑梓拜陸機鯤等拜或曰禮敬年爵以德爲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南面拜公卿安樂公主翌日大會群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使高麗不拜李義琰使高麗不拜義琰再使匍匐拜伏凡百官拜禮各有差文武官三品已下正一品東宮官拜三師四品已下拜三本司隔品者皆拜焉唐六典少自餘屬官於本舒王元名高祖之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居元名纔十歲保媼言尚宮有品當拜元名曰此帝侍婢耳何拜爲太宗壯之曰真吾弟也回紇皆南面拜董晉傳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居因問市馬而唐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歸我賄不足晉曰賄者不已多乎爾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賞賚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諸戎以我之

爾與也莫敢確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將卒皆拜 董晉朱泚至河中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又語其將卒皆拜

人皆羅拜 袁滋召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下拜跽受 渾瑊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

朝延英詔毋拜 瑊遂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延英詔毋拜

矍然下拜 顏真卿盧杞將出之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首見容手杞矍然下拜而銜恨

銜舌抵之 公不忍切骨

憚威拜城上 馬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即率衆降

東南向再拜 屈突通劉文靜遣竇琮追及稠桑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

指 滕郭子儀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汙賊官羅拜 甄濟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者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

不喜拜揖 王績性簡放不喜拜揖

諷拜佯不曉 薛廷珪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敢受令公拜乎及珪佯不曉曰吾何德及見卒不肯加禮

不堪趨拜 李源帝自遣使者頓首授詔謂使者持詔書抱笏即賜源者伏疾老耄不堪趨拜

再拜而辭 盧奕安祿山陷東都破執將殺之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

拜中人 嚴綬爲尚書右僕射帝使中人賜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慙懼待罪

使吳越獨揖 五代龍敏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

馬

上撗鞭揖同上尹揮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揮相遇于道揮時猶爲嚴衛來朝與揮揖揮使侍先降功不爲高祖禮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揮不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拜多而乏同上呂琦廢帝怒曰朕一女尚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

長揖李愚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宜臣於王無所私豈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宜妄有所屈並五代史

徧拜金吾將軍張萬福聞陽城率拾遺上跡論裴延齡姦佞漢徧拜陽與仲舒等曰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

儀矩梗韓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舞蹈

謁見不拜盧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

觀行於一揖之內劉晒書不名不拜武攸緒敕有司即兩詔見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儀殿設位行問道禮

見王無拜西域大食開元中始使使者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有司切責乃拜

不拜宰相姜晦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不拜宰相御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徇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具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

行步十

白禮曰凡升階聚足連步以上謂足相過不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堂上接武跡相近也堂下布武每足各成跡規行矩步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凡執玉器執輕如不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主君也如輪行不離地恭慎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謂行步

君與戶行接武踵跡也大夫繼武跡相及也士中武跡相離也凡行容揚揚揚揚行兒足容重欲遲行步則有環珮之聲行中節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學步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反躧步舍車而徒易賁其趾舍車而徒義不乘也賁飾也肆夏采齊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儀也曆階而升凡歷階不過二等與先生並行闕黨童子父黨隨行兄黨鴈行朋友不相踰翔步徒行步曰國語足以步曰吾不徒行王趾憚行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進退甚詳董晉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庆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走及奔馬高開道少趫勇走及奔馬後爲盜

史敬奉走逐奔馬跣足履棘五代王彥章能跣足履棘行百步不能遽步妻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低首拱手叚秀實贊太尉爲人姁姁嘗低首拱手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急步疾呼韓文府中不聞急步疾呼行步欹危杜甫詩稠花亂葉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追駿步而遐遊柳宗元賦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從容步進令狐峘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令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花殘步屧遲杜甫荅鄭十七詩雅幅巾琴壺以隨劉禹錫別集

趨 十一

白趨進翼如 帷箔之外不趨 堂上不趨

執玉不趨 趨蹌詩巧趨兮蹌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

無移發起履也無移手足正也 齊如流并行剡剡而起履疾趨之貌 徐趨 没階趨進翼如也 遲緩後漢孫堪常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責便解印而去 趨以采薺見上注 周走以呼并疾使人 趨登晉靈公飲趙盾酒將殺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下 二節禮君召以三節一禮以趨二節以走 鯉趨論語 帝問冠冕制董晉帝問冠冕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 趨者無善迹朱敬則誡曰急趨者無善迹 没階

趨劉崇魯身爲朱玦史官作勸進表在太原府使西川見田令孜没階趨發制度自崇魯始 趨馳佐邵浙江西病閒絶趨馳李白留別從兄詩 豈憶當殿羣臣趨杜甫杜鵑行 冉冉自趨競杜詩 龍尾道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李宗閔閣至德裕則踰御史凡罷朝縣龍尾道趨出無輙至閣者 趨降階伏唐持太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輙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 臣子之禮過位必趨韋湊上言

灑埽 十二

白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取其兩手捧箕茶也謂初執往時也 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埽時也以袂擁帚之前令塵不揚 以箕自向而扱之不向尊者亦示之恭也 灑埽

進退則可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本者謂禮也糞除先人之敝廬張蠲子大叔傳蠲埽不灑埽詩耀謂子有庭內不灑不埽地而祭掃門魏勃埽丞相曹參門埽室陳蕃字仲舉所居一室不埽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乎擁篲迎門執帚所過糞除第五倫字伯魚不達客河東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陌上人號爲道士備灑埽納女於大夫禮汎埽廷唐房玄齡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汎埽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敝帚柳宗元乞巧文旁羅萬金不鬻敝帚縛箒洛陽要紀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埽飾者使兩童專掌縛箒而有不時給埽廳屋如兄言即埽廳屋候兄送毛仙翁灑埽縣中居引水經竹間招揚之采並韓愈左埽右拂左埽因右拂旋收洛陽宮流夜郎李白呼兒埽中堂坐客論悲辛門有車馬客行埽崖去落葉席月開清尊秋浦宴焚香埽地而坐韋應物性高潔所居焚香埽地而坐出語林埽花帚悵望送春盃殷勤埽花帚杜牧惜春詩急灑埽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於庭樹妻唾之文成曰急灑埽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至出僉載埽職無憚五代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制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或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策授又云祭祀時便令埽除道問之曰司空埽職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二十四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二十五

孝一　養禮二
孝行三　祿養四
父母疾五　違離六
孝感七　毀傷八
不孝九　天子孝十
諸侯孝十二　卿大夫士孝十二
庶人孝十三　事親禮十四
忠十五

白詩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七子之母白華美孝子之潔白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書奉先思孝　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　人之行莫大於孝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事父母能竭其力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宗族稱孝焉邇之事父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父父子子　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

君子頃音跬步之間不敢忘孝　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傳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曾閔之行　綵衣爲戲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爲嬰兒戲於父母之前　扇枕温席羅威　孝聞當時生則敬養　無違孟孫問孝子曰無違　用孝養厥父母　五常之首百行之先　君子篤於親篤厚也　當孝理之時懷歸厚之德　天地之經　膝下故親生之膝下　日嚴嚴致敬於父母也　天性父子之道天性也　行以內成孝由中出也　孝哉閔文騫　烏反哺　六行之先周禮六行孝友爲先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請敦不匱無拆有辭　仁親之道執以爲恭爾雖有說謂之曰孝吾則不知　家統乎尊行先乎孝　行成於內陶乎孝理根以天性　因心

之孝　名以孝聞禮由恩制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蘭陔庭闈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師氏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惡逆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不遺惡名禮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嚙指蔡順字君仲養母求薪客至母望順不還母乃嚙指順心動弃薪走歸母畏雷云云巨孝江革事母具下注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孔晉陽公主文德皇后所生后崩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宗室嵩事明孝韓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趙來章時人來章孝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殯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表所居爲孝慈里李日知母未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鏡韓皐三世以孝行聞楊爲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順色柔聲崔彥昭雖爲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丙粟以養劉三復少孤母病慶三復丙粟以養海東曾子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孝友序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之民一行傳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以孝悌自修於一鄉宮以孝悌自修於一鄉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五代史求孝悌之士石昂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

王延等相與詣東土閤上昂行義可以應詔

孝者所以教人爲善五代周世宗家人傳

體常流血流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於閭

徒步號泣省父宇文融劾張說引術士解禱出爲魏州又貶洪州刺史子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

力耕養母王質力耕以養母

父誅解衣請代高郢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父誅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

孝聞里閭高霞寓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

路隋父泌從渾城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

路巖志純潔親歿終身不食肉

闕中曾子賈會時號闕中曾子

賜鴆代飲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免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猶足躄

自負母入京師元德秀少孤事母舉進士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奉祿不入私舍司馬鍠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

六闕相望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去病孤王忠嗣父海賓戰死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

李光弼事繼母至孝見本傳贊

第五琦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李晟幼孤奉母孝絕酒葷惠林佛祠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穆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

李源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宗詔曰源有曾參之行怡然無營夫旌孝所以激人倫也並本傳

未嘗與人

爭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鄭善果父誠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顏眞卿事親孝十歲有至性獨孤庠父喪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吊客來輒號慟幾絕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常敢往及爲母五代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常敢往及爲自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睦親化人韋萬石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睦親化人莫善於孝崇事母至孝朝暮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

負王妣登樓錢鏐嘗於後庭樹層樓王妣春秋高不能上乃親負而登焉吳越備史

入廚具甘旨上堂韓愈董召南詩

問起居支叔才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閔其孝賊執欲害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

傭書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少傭書事母孝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孝友賛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本紀孝德傳郎餘令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天寶三載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

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薛放曰孝經人倫之本也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

事親養志爲大穆寧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靈武二孝李華二孝賛序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具羅所見戒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以孝養沒奉以哀穿墉起墳廬於冢次根於天性陶我孝理二子之孝過於曾氏故爲之賛云

肇有二位孝道爰興

柳宗元孝門銘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

猗子勸吾食輒飽 李建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猗子勸吾食輒飽進藥吾意其瘳

衣布飯蔬 虞世南所繼父寄陷於陳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服啗肉本傳

養禮 二

白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採蘭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言未足爲孝也

服勤至 凡爲人子者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定安牀衽省問安否

曾子曰君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陸績懷橘九歲字公紀

子路負米 下氣怡聲 和氣愉色 啜菽飲水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啜菽飲水以尽其歡斯之謂孝

禮曰君子之孝養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生則親安之 祭則鬼享之

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語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 今日安否

食上必在 在察

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 問所食

命膳宰曰末有愿 末勿也愿再也令其食物無再進也

問所欲而敬進之 內則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

婦佐餕子與婦食其餘食父沒母在冢子御食侍母食也羣子婦佐餕如初禮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　孟子云曾子養曾皙既食問有餘乎曰有恐曾皙要分賜與人曾元養曾子既食問有餘乎曰無矣將以復進也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曾子可也

以旨甘禮云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言能大養則周公致四海之祭以義則仲由之救甘於東鄰之牲也行傭供母江革字次翁客下邳行傭供母母老恐搖動自在轅中挽母車父母老不辭官晉賈充責桑純父母老不歸養中礼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桑純父年八十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於礼律未有違解職就養傅咸字長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咸自表解職也祖母老辭官李密字令伯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劉氏年高無人奉養上表陳情不應命孔陽城迂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仕者斥之臺制苛嚴不可省養韋温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收省養不弃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力耕養母王質力耕以養母三時侍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節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眼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太息李華與外孫書

孝行三

曾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色難承順顏色爲難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孝哉閔子騫人不見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廣也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服事也暗中爲事好生嫌疑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父母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焉遂成也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是以道而不徑徑邪道也舟而不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父母在不稱老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於此方人人猶薄於孝而厚於慈蒸蒸舜也孜孜漢明也鮑永去妻永字君長妻於母前叱狗永遂去之違命則不孝左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孝經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莫大於嚴父尊嚴其父敬

其父則子悅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居父舊官漢杜延年拜御史大夫居父舊官不敢當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所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恐尊於父尊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傷足不出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全歸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不擇祿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倚門王孫賈年十五母曰汝朝出晚來倚門望暮出不歸倚廬望樂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孫咸孝建爲倚最孝萬石君子號哭救父將殺恢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遇賊江革字次翁臨淄賊起負母逃走遇賊不忍害傷無几杖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稱老傷無几杖忌日三日不食申屠蟠字子龍驢鳴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孝之以悅母手不驅蚊晉吳猛常手不驅蚊畏其去噬母也眇目殷仲堪父病積年拭淚眇一目不許友以死聶政不受嚴仲子金以母在未敢許人之死取江水姜詩母好江水詩兒爲母常取之後被江水溺死恐傷母情詐言游學俄而舍傍涌泉如江水并雙鯉同出慰母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揚名後世見下注身輓車江革事見上注聞父耕泣曾趙至景真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扇枕王延字元事親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之洗浣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注親父也中帬言中衣也廁近身衣也牏音投

持遺劒張武父業戰失屍骸武每節拜畫圖金日
持遺劒至亡處祭酹而還
碑見毋畫
象則拜
又晉許孜生有孝行圖父
毋象於廟朝夕拜之
郭巨瘞子
見宋略
孔李安期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
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號伏
叛壘李甘楊牢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
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
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
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
壘禿髮嬴骸有可憐伏鏁意感解以尸還之單
縷冬月往來太行間東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
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免之牢爲兒踐操
如此未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
耶
以身蔽父霍王元軌歷定州刺史王文操者
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爲言元
執廉知之遣使弔祭上其事
李克用攻王行瑜策與婢肩輿
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侍父毋喪還鄉
徒跣數千里服雖除
容貌癯瘠李百藥
里中一龍賈會有高節不
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答辟置里中号
手時松栢時號閔中曾子
高堂九仞魯輿有
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
北向之
之嘆晞賓王上裘侍郎
祿養四○榮親附
白孝乃行先祿宜親及祿非爲巳養貴逮親鴻既漸而于
于烏豈忘於反哺欲養而親不待韓詩曾子曰往而不還者親也故孝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尚忻然而喜者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嘗事楚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猶比向而泣者悲其不逮吾親也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家語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爲親百里負米親没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樹欲靜而風不止

予欲養而親不待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毛義親之壽忽如過隙子曰由也可謂思之也

毛義

捧檄 毛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檄至以義爲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除服舉賢良方正不就奉嘆曰往日之喜爲親也

千及親之祿

立身揚名 以顯父母

日用三牲之養

嗷嗷林烏 受哺於子

耿弇省疾 後漢耿弇父況疾兄弟三人皆垂青紫侍省疾當世榮之

虞譚母孫氏加金章 虞譚忠義後蘇峻反譚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譚立養堂於家王導已下皆拜

感汝墳之就舉 周磐堅伯居貧母儉薄不充嘗讀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養孝廉之舉卒章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公卿奉壽 後漢張酺字孟侯爲太尉雖在公位父嘗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公卿罷朝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榮慶之

將吏拜迎 魏張遼文遠屯合肥時遼母至屯遼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迎側觀者榮之

顧雍母 吳志顧雍權臨賀之雍爲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後太子往慶之

賴祿而養 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

不得就養 李光弼帝幸陝數存問其母令郭子儀肇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荅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

未嘗豫宴樂 令狐楚觀察使在珙所以父官不使王珙愛其材將辟楚楚雖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

求爲知院官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荅人乃知其爲親屈

歲月其滔 王勃倬彼我系篇有鳥反哺其聲嗷嗷今我不養歲月其滔

循陔思養 李贊皇賜何弘敬詔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陟岵有懷循陔思養違離周歲固切歸心

一鍾信榮祿 可以展懽忻韋

應物送鄒少府詩 士皆豔其榮蕭嵩請老家饒財而華爲二部侍郎衛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豔其榮

父母疾 五

白喜懼之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則以喜則以懼左右就養無方方常也左右扶持也昏定而晨省定謂牀衽省問安否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文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哂怒不至詈哂見齒也行不能正履不脫冠帶而養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色憂王季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不膳然後復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瘳也禮曰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則或疒或疒或後而敬扶持之禮曰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黃雀王祥至孝後母病思黃雀求之不得憂嘆乃有雀數十飛入幕母感怜之母失明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奉病久婢使數見捶楚婢伺恨彥行取蝎蟘灸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而抱母慟哭絕而後蘇目豁然即開也奉孝行劉弘爲荊州奏仇敎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殞命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敎臣請敎爲歸鄉令父痢而私嘗其糞孔取急調侍李日知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涕泣不食韓王元嘉聞太妃病弟泣不食孝童段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衣不施帶韋溫侍親疾調適肯食時號孝童湯劑弥二十年衣不施帶不飲乳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誘說

之輒不食還以進母 **刲股膳母** 章全益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 **侍湯液未嘗離** 劉瀕怦之次子怦得幽州不離三月病且死瀕侍湯液未嘗離 **親絜湯劑** 王壽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弥年不廢帶親絜湯劑 **東光縣王** 紀王謹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謹有疾不食父哀之紿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 **十旬不解衣** 房玄齡父疾縣十旬不解衣 **心悸而痛** 裴敬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弟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束帶五旬** 竇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 **嘗唾** 焦懷肅母病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 **獺銜魚** 張生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氷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又遂愈 **達于神祇** 李華崔沔集序公之侍疾也孝連于神祇 **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 程袁師 **心痛知母病** 舊史孝友張志寬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正指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故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池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旌表門閭 **齧疽刲胜急親之病** 李甘楊牢有至行以書薦於尹曰且鄉人能齧疽刲胜急親之病皆表其閭脫之徑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 時決耳猶蒙

違離 六○ 覲省附

白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喜懼之年 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 **凡爲人子所游必有常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

過時不使憂也扇枕之戀倚門之恩並見上注晨昏之禮朝夕之膳眷戀庭闈心不遑安父母何嘗何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覲省胡威問絹後漢胡威父質爲荆州威自京來省父辭歸父賜絹一匹跪曰大人清苦安得此縑父曰吾俸祿之餘又袁宏字夏甫父賀爲彭城相宏往省謁變姓名徒行既至吏不爲通會阿母出驚乃自呼入敬父書訊吳顧愷字子通每得父書必歸几按致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即臨書垂泣即聲哽咽孔狄仁傑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得去違離周歲因切歸心一品集賜何弘詔手取連環持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問我歸何時韓愈送張道士徒步號泣省父宇文融劾張說引術解禱出爲魏州又貶汝州刺史子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省親鴈門鄭從讜爲河東節度使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來告來寧朝夕侍側韓文送鄭十校理序

孝感七

白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家語姜詩江泉見孝門孟宗泣而冬笋出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哭笋爲之出劉殷哭而霜堇開劉殷祖母冬月思生堇殷哭感堇生滿地王祥感而黃雀王見父母疾門又剖冰而雙鯉躍出王祥母欲得魚時天寒祥剖冰求之冰開忽有雙鯉躍出動天之德感神之誠天祚大孝

物感精誠**孝非外至**思自中來**蛇膽**顧含字弘都養嫂失明含嘗藥視膽不冠不入嫂目疾須蛇膽含計盡求不得有一童子以合受含含開視之乃蛇膽也童子出門化爲青鳥而去嫂目遂差**滅火**後漢邳惲爲長沙太守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婦失火火起初匍匐柩上號哭以身捍火火爲之滅惲甄異舉之**鶴叫**晉吳隱之家貧無人助哭每至哭卧之時常有雙鶴鳴叫也**七年粟**劉殷至孝夢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又二白鳩巢於庭西籬下有粟吳順養母赤烏巢門**赤烏巢門**華陽國志**白兎游墓**後漢方儲字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負土成墳白兎游其下**烏助成墳**蕭廣濟孝子傳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葬不用僮僕之力葬之日羣烏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也**又**李陶母死陶墓側自治墓羣烏銜土助成墳**自成生松竹**孝子傳宗承父資喪舊塋負土作一夕而成墳上自高五尺松竹自生**火越燒**蔡順君仲母終未葬里有火發偪順舍順抱棺哭哭遂火越燒他舍**馴馬兎連理**蔡邕廬墓有白馴兎擾木生連理**感鳥獸**晉許孜乎義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卿人之助有哀其苦助者晝不逆夜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五六里一日鹿犯松栢日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所犯栢處孜悵惋不已作冢埋鹿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嘆而埋之後樹木滋茂立宅墓側奉亡如在鷹雉同棲鹿獸擾庭中**失明後開**見父母疾門**又冰魚**王延後母勑延求魚不得杖之流血延叩頭於冰而哭有一魚躍長五尺**孝女沉江**後漢叔先雄父墜湍水雄感念常有自沉之意家人防之百餘日消解因乘船於父墜處哭自投水其家夕夢雄曰却後日當共父同出至期候之果與父相扶持出**投戍河伯**異苑荀林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戍浮出**曹娥**曹娥父爲與河伯岸側水開儒執戍巫祝於縣

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後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晝夜不絶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抱父屍而出

旌大門閭 李逈秀武后嘗遣内人候其母大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白鵲馴擾 狄仁傑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燕更巢共乳 崔玄暐居父喪盡禮芦有燕更巢共乳

甘露降樹 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

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樹 張九齡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于家樹

庭木連理 同上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

生壤樹 趙憬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

牛徽 其父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籃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今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果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

王少玄 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弥年乃興

神許二字 鄭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醒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

生祥下瑞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韓愈董生行

忽有泉出 宋思禮事繼母徐孝曾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柳冕爲刻石頌其感

芝草生所居堂 新説崔希喬以仁孝友悌憂哀毀過禮爲鄭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蔚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

楊炎 父喪瘧墓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至門對六闕

許灋謹 三歲母病不飲乳後親喪常廬于瑩有甘露嘉禾芝草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本傳

神錫祕 柳宗孝門

毀傷 八

曰身爲親後孝乃行先將使全歸必思淑慎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全而歸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全而歸之不虧其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之對曰吾聞之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君子頃音跬步之間不敢忘父母乘險迴車漢王陽爲益州長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之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疾去後王遵除爲益州刺史至坂問曰此非王陽迴車之坂乎吏曰然遂叱其御曰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淑慎其身不敢毀傷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能養慎行其身親之枝也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于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漢書持遺劒張武父業戰死不獲屍武每節持劒於亡處祭酹而還哀絕第五倫舉孝廉後遭母喪過毀傷魂靈不反因哀慟絕命○韓愈鄠人對鄠有以孝子爲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未聞是人乎曰母疾瘳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殘肌敗形柳宗元爲壽州安豐縣編孝門銘序安豐縣編氓李興父病自刃股肉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銘曰黙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繕奉進憂勞孝誠創鉅痛仍號于空畏捧上濡漾頓首成墳陷膺腐膋言得人肉啖良已懷以進母病愈詔旌表其門剔股王懷貞母病蹙股委巷之陋非有學

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

列十七八馬孝友傳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同上

不孝九

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凶德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凶德謂悖德禮薄於孝以此防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爲之防民猶猶有踰之匪人不子遺親敗因嚴之教曾莫敬親正懲惡之刑豈容悖禮德非歸厚罪豈從輕既不念於採蘭安可逃乎眞棘棄色難之訓曾是遺親當孝治之朝敢思悖德猶爲不孝子曰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

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莫大於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三千件也非非孝者無親非人之孝者是有無親之心執以從宜爾雖有說謂之敦孝吾則不知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殺父傳曰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口令尹之不勤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葬其徒曰行乎弃疾曰臣王平曰弃父事吾不忍也遂縊而死不孝之刑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一曰糾察也周禮以鄉刑糾孝傷考書子不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母亡不歸史吳起與母別噬臂而盟曰不爲卿相不歸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之起終亡不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傷父之心禮有無父之國則可逃刑

當篤親之朝如何獲宥此父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子弑父凡在宮者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潴焉弑君父之刑也子弑其父曰斷一樹殺一獸易莫慰母心詩曰莫慰我心○孔母殯不展崔損母殯不葬亦不展殯宦既遂母窮不自給宗室臯貶溫州長史攝州事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宦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臯行縣見之嘆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若二子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並錮死事後母不謹元璹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璹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詔賜孝經罷歸田里十公異擢進士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陸贄當政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不諍於父蘇源明上疏子不諍於父不孝也不忠爲苟榮冒

圈牢之物不若也坐不孝免祝欽明於五經該淹自見坐於不孝免無以澡祓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虵然上不能事父柳珪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訢其子冑處諫職爲可謂不能養母廢于世則誣請勒就養詔可渤恥之不肯仕謂不孝不能養母李渤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世

天子孝十

白至德要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德之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德教蓋天子之孝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君子謂在上也民德歸厚

聖人則之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巳者本也本謂孝也因親以教愛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而民莫遺其親孝理天下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故得萬國之歡心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禮曰至孝近乎王至悌近乎霸塞乎天地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孟子曰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吾於大舜見之矣不以天下儉其親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孔過慶善宮覽觀梗欷高祖皇后竇氏太宗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高郢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祖考恭謹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莫大於承纘穆宗皇后韋氏崩武宗立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纘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大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縣是奉后合食穆宗室安國家定社稷崔日用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天位一下制書足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今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每懷嗣徽蒸蒸而慕一品集上尊號又以敬養不逮于長樂昭配未升于祿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制名永錫其孝

薦饗新宮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栭戚見容色淚落入俎韓愈元和聖德詩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文粹高郢諫造章敬寺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同上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同上

諸侯孝十一

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制節儉費用謹度守礼法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不敢侮於鰥寡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接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君

卿大夫士孝十二

白非先王之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灋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擇言身无擇行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觀心以事其親士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受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然後能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蓋士之孝也以顯父母子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不忠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

庶人孝十三

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禮曰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父母慶自先腆致用酒孔承順顏色崔曰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餘見天子孝門孝門銘孝友壽州安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生養以孝李華二孝贊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具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音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青陽孝子何澄粹親病日錮俗尚鬼病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无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刻志從學任敬臣王歲喪母哀毀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荅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詔吏敦駕程表師毋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遣之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敬凌天子喟而旌之

事親禮十四

白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縰束髮音史冠緌纓左右佩用用器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遰刀鞞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抑按也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柔色以溫之父母

衣衾簟　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齋（齋敬也）升降出入（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豈爲不敬）寒不敢襲（襲重衣也）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衣裳垢和灰請澣五日煙湯請浴（煙濫也湯餳銛反）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煙潘請醖　足垢煙湯請洗　勿逆勿怠（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已不嗜者亦嘗而待命）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也）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起更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母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事統於尊）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也）父黨無容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敦牟黍稷器卮匜酒漿器）孔事繼母尤謹（劉審禮事繼母尤謹）母食必待立左右（徹饌乃敢退五代張希崇）冠帶入門温清親饋（江夢孫親饋欲婦易衣侍膳畢然就庠序江南野史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耘暮而然後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蕭俛母韋賢明）侍左右如褐衣時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崔彥昭）宦寖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趙隱）

忠　十五

白在三之義（父生之師教君食之）無二之心（事君有死無二又曰君命無二）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死而利國猶或

爲之傳危則致身死而同國無私不二竭力推誠臣事君以忠臨患不忘國忠也圖國忘死貞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也社稷之臣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苟利國家何以事君傳士蔿失忠與敬何以事君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匪躬之節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臣鮑昭詩難至而節見忠臣累至而行明臣難至而節見之意爲下克忠書詞憂國忘家選以公滅私進思悃欵之誠忠一之見楚詞進過名以忠聞節因危見儒有忠信以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爲甲冑又以爲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事君不忠非孝也爲臣不全禮事君之小心禮圖國之大節忠節之屬苟息竭股肱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林父進思荀林父事見上子囊城郢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進思君子謂子囊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謂幼君文子死國難衛國有難公叔文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鬻拳納刑愛君彊諫楚子而自刖君子曰可謂愛君矣諫而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善鮑永哭墓後漢鮑君長使過更始墓下車哭尽哀帝問公卿曰何如張堪曰忠者王常心如金石後漢光武石真忠臣忘君行之高者上悅孔達利衛請說以死武請王常曰輔漢室心如金武臣也是日拜爲漢忠將軍左傳孔達伐陳晉討之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悅遂自縊而死安于寧趙將焉用生傳智伯請趙氏殺董安于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氏定將焉用生蘇峻亂百寮吾死暮矣乃縊而死

嵇紹端冕 晉蘇峻亂百寮奔散唯嵇紹端冕以身衛帝兵及御輦血湔御衣而死

申蒯斷辭 崔杼弑莊公申蒯斷辭與門者入哭奪劒以呼天而死之

弘演內肝 呂氏春秋曰狄人殺衛懿公尽食其肉唯捨其肝弘演使還哭畢自取出肝內懿公之肝

仇牧碎首 公羊宋萬弑閔公仇牧聞之趍而手劒叱之萬批牧碎首齒著于闔牧可謂不畏彊禦

胡綱懸衣冠 後漢胡綱有志節王莽乱綱解懸衣冠府門而去

龔勝推印綬 後漢王莽篡書印綬迎勝勝推而不受曰吾受漢家大恩豈忍事二姓也地下復見故主哉不食而死

山甫補過 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過者也

季文子無私積 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知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矣無私積

史鰌屍諫 史記史魚將死不令殯於寢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弥子瑕死以自貶衛君來吊問之其子以告立進蘧伯玉而退弥子瑕

上思利人忠也 傳爲下克忠書

丑父與君易位 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注丑父代公居位故公得下車而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曰代其君任患者戮之不祥舍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紀信乘車以詐楚 項羽圍漢王於城皐紀信曰事急矣臣請乘車乃以王詐許降漢王遂從城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去矣遂燒殺紀信

王蠋縊樹 史燕入齊聞王在畫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子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國亡無義自固遂繫頭於樹奮絕而死齊士大夫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食祿者乎相率以從王於莒也

上式佐軍 呂嘉反上式上書曰王愧臣死皆當盡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

黃權歸蜀無路

蜀黃權軍敗降魏魏文帝謂曰卿去無路歸義欲効曲逆乎對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故降耳蜀先主凶問至羣臣咸賀唯權獨否

耿弇不以賊遺君父 傳誠

志士之成仁 豈匹夫之爲諒晏子曰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其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則爲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

言親昵則當死私難

主在與在誠爲社稷之臣 臣克艱

厥臣 書

處不避汚出不逃難 傳

殺身以成仁 代君任患

若臨患無苟 豈處死爲難

不得中行 誠古人之重死

將期激節 士之求生

君臣士臣 國語中行穆子圍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宿沙釐以其孥行從鼓子曰我君是事非常士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穆子曰鼓有君矣曰臣委質於翟之敝未委質於晉之鼓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禮

社稷臣 漢文帝目送絳侯曰能執干袞盆曰功臣非戈以衛也社稷禮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諸呂用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功成故曰功臣

又 上問汲黯何如嚴助曰居職無瘉人使輔少主守城郭賁育不如上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

杜石 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廢太甲安社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爲國杜石善能行之亦漢之伊尹

臨難致命 傳楚圍宋晉使解揚如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使無降楚楚子囚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車而呼宋人遂致其君之命楚子將殺之乃赦之

又 吳楚反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急於天子天子復令齊王堅守二國合圍無從而入二國與盟矣若反言漢已破齊促降許之既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興發百萬軍使太尉救齊大夫乃誅

忠不忘君 孔

被害西向大呼 姜寶誼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十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

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剛

死報 屈突通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

皇甫無逸 煬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中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

不逆節以生 李襲志仕隋始安郡丞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服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佗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剗辭恥豈怙乱圖不義哉吾寧陷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爲吾法也

不顧身 張士貴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忠於所事 杜讓能帝狩梁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

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

忠款 魏證十漸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忠槩所激 載冑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挺挺抗忠 蕭復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伏惡爲末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皐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

見過不諫非忠 蘇安恒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諫曰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今天下書聞不報

秉心忠一 朱敬則同平章事張易之誣魏元忠張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引咎於已 劉禕之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加禕之太

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爲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已忠臣也

割左耳誓不屈 契苾何力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

挾印赴行在 裴諝代宗幸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李絳 自知言切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告朕矣

顏眞卿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旣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告此帝思其忠爲泣下張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絶後害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陸贄 裴扆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曰扆等皆宰相安有他腸

辛京果 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

業已效忠不復助惡 張孝忠爲定滄觀察使朱滔遣蔡雄說之荅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撲强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

張茂和 裴度討蔡茂和數以功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軍憲宗曰予爲卿遠斥

以忠力奮 馬璘遭時屯棘以忠力奮

感慨王室 三鐸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三鐸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書令爲義成節度諸道行營都統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使諸道行營都統

張巡贊 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黃碣諫昌 閩人也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諫曰大王拔曰敏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

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李華宗子翰傳張巡功狀表上之曰且祿

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

眷眷本朝 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虞世南五絶 帝每稱其五絶二曰忠直

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 鄭惟忠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似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

忠貫日月 郭子儀贊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太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壁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崔圓 玄宗西出遷劒南節度副大使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士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卽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劒南節度使

誼不辭難 孔緯帝避朱玫次陳倉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兇丐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

忠烈嶢然 杜黃裳贊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嶢然則不可掩已

間道衛乘輿 王處存迂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義武節度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

毎痛國難未夷語輙流涕 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毎痛國難未夷語輙流涕

常達 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杲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紿降伺隙劫之并其

衆二千婦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荅曰
祓屢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
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
亦拔刀遂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杲十帝見
勞曰卿忠節正可求之古人

馮立 敬君弘傳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

呂子臧 見攻守門

終不屈賊 王行敏與劉黑闥戰歷亭敗之既而釋界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跏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

李公逸 與族弟善行居雍丘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欵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羅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荅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之封其子

請剖心明皇嗣不反 安金藏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腸中腸出被地耿而外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裹桑耞紩之闔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

遁入比干廟自剄 王同皎神龍後武三思丞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三思追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後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干吾頭國門見其敗也

褒忠所以勸臣節也 李源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也

宿中書十四昔 郭元振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揔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昔乃休

引刀刺心

田布度軍且乱嘆曰功無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赦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

屢陳討賊謀 王重榮子珂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

劉蕡策 今忠賢無腹心之寄

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 梁臣敬翔與李振俱爲大祖所信任莊宗入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文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欲操術以致忠 兮衆呼然而互嚇柳文懲咎賦

石演芬 李懷光召石演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齎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

發明其忠 吉項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本傳

孝而仁者可與言忠 元結条來瑱宿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孝而仁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

示不忘朝廷 張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人臣同國患爲忠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瓌徙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應之主進使者曰爲我謝王諸王國懿親宗祐所託不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同國患爲忠不同爲逆

進忠若趨利 楊虞卿曰陛下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論政若訴冤

不懷二心 張憲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入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

其轍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之憲涕泣拒之五代史

朝事梁暮事晉 五代王彥章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於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以死報國 孫晟事李昪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尔乃就刑同上

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 蕭昕送桂州刺史